

在精神的荒漠里得到甘霖

——怀念著名文学翻译家、诗人屠岸

李城外



乐观,用三人的姓的谐音戏称之为“菜花王”。

说罢,屠老开心地笑起来。我又问起他自己在干校劳动情况是怎样的?他接着介绍:“我下放前是《戏剧报》的常务编委。到了团泊洼,我们剧协约有一百多人,自己烧砖,自己盖房子,一种是夫妻房,另外是单身房,二人一间。我是夫妻一起去的,她也在剧协,叫章妙英。孩子当时在北京,可以去看我们,大女儿章建到了北大荒,老蒋子平、老三章燕都在北京。我们自己盖房子,和爱人一起住。初到干校,开始种水稻,军宣队硬性规定要做的,花了几万块钱买种子,结果都死了,因为那里是盐碱地,种不了。我是江苏常州人,种水稻要弯腰,很难受,真正尝到了农民的辛苦。干校在精神上确实苦,但劳动也是一种锻炼,一方面受迫害,一方面得到从没有过的经验。从前劳动过,帮助农民抢种抢收,时间短,不像在干校生活几年时间,那感受是不一样的。种高粱劳动大,比较痛快,高粱倒下来后,要用手镰割高粱,创高粱茬儿,很痛快。我是弱劳力,但我愿意做这种重体力活,还可以与重劳力比赛。我在干校,一九七〇年被军宣队调到校部去做文书,开会记录,写领导讲稿。有工作就不劳动,否则就劳动,劳动量要小些。校部也有劳动,打扫院子、帮厨,一星期两次。”

故乡的“窝子塘”

唐晓亮

离开故乡快四十年了,几时的点点滴滴记忆犹新,但给我印象最深、感觉最亲切的还是故乡的“窝子塘”。

故乡的“窝子塘”,因形似“窝”而得名。比一般的水塘要大,是故乡附近大大小小的水塘中最大的一个,且以鱼虾较多,水叶鲜美而著称,因此故乡人亲切地称它为“窝子塘”。

故乡地处皖东,属圩区,没有水井,乡亲们从来也没有打井的意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横方竖直大小不等的像“窝子塘”一样的水塘。

“窝子塘”离我们村很近,不过四百来米,是我所在的生产队共同的“窝”,更是全队人的生命之本和幸福之泉。

当时我所在的生产队有近两百口人,大家成年累月围绕“窝子塘”过日子,不仅饮水、用水、淘米、洗衣用它,而且洗衣、洗被、洗澡也在里面,可奇怪的是“窝子塘”的水却不浑。只要不是暴雨泛滥、洪水成灾,任凭你怎么摆弄、搅和,塘里的水始终是清的。小时候弄不明白什么原因,长大才知道那是塘里栽种了菱和睡莲的缘故,也是乡亲们年年清淤、挖塘泥的结果。

那年月全队人的生活十分贫穷单调,几乎没什么娱乐活动,平时除了家中和田里外,唯一可去的地方只有“窝子塘”了。清晨,男人们去“窝子塘”挑水,脚踏一方低矮的青石板,弯下坚实的腰身,用脚圈而又泛着油光的木桶轻轻荡开雾气腾腾的水花,一天的生活即正式开始。全队男女老少都已起床,家家户户的烟囱冒出袅袅娜娜的炊烟,响起一声声鸡鸣狗吠、猪叫羊鸣,真是热闹轰天、一片沸腾。吃过早饭,女人们拎着篮子或拎着重水桶去“窝子塘”洗衣被,脱掉鞋袜,卷起裤脚,站在浸满清水的石阶上慢慢地捣捣细细地揉,清凉和愉悦油然而生,那份惬意就甭提了。女人洗完衣被刚刚下地,老人们提着米箩和菜篮又向水塘走来,淘

我的身体

你的故土

程 华

你穿上深蓝的校服站着和我一般高了
红领中映着脸 笑盈盈的
还是个孩子啊
每次拥抱迎接
都如欢呼新生的太阳升起

难忘台风之夜
你用手掂量着我的被子说
太薄了 把我的给你
是时光倒流了吗
那一刻纯净的眸子
足以穿透千里烟雨
照亮为母的半生

难忘你的假日
那是我们的欢愉
一起看风月 观风云
如花的笑颜纯白我的心事
在异国他乡
一泓湖水的波光中
我触碰到生命的延续

难忘这一年
你许我阳光和彩虹
让我欣喜又恐慌
与雨后春笋的个子赛跑
遨游海洋又翱翔天空
不知你会不会太累啊

迷恋香甜的糖果和缤纷的梦
真想让时光停留
终究 我的臂膀
挽不住你千万里的人生路
自我绽放吧
你不只是妈妈怀中的花蕾

小住十月
我的身体已是你永远的故土
离家 再远再久
也能嗅到你的气息
舌头与舞蹈 影子和微笑
无时不在对话
有如分子与分母

乡村情感

流淌、喧闹,这样哺育和滋润着故乡的儿女。

然而,那一年初夏我回家却变了。故乡老屋由于长期无人居住快要坍塌了,翻修搭建的前一天,我领着妻儿回去了一趟。到家后,还未来得及歇歇,我就直奔“窝子塘”。谁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窝子塘”已面目全非、难以辨认,不仅面积小了许多,而且水面上光光的什么也没有。塘水黄黄的,泛着污浊,塘边上还有人在洗拖把、刷马桶……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窝子塘”已不是我儿时的样子,和我记忆深处的那个“窝子塘”大相径庭。究其原因:一方面这些年农村搞开发,村里有的农户在“窝子塘”边盖房子挤占了水塘的地盘,缩小了“窝子塘”的面积;另一方面自实行大包干解散农村生产队后,不派工挖塘泥了,队里无人予以清淤。加之这些年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片面追求物质,导致河流(包括水塘)治理意识淡薄,甚至把一些生活污水都直接排入其中……“窝子塘”啊“窝子塘”!多少回我在梦里梦见你是那样的清爽、干净,那样的繁荣、美丽。如今怎成了这般模样?怎变得如此浑浊污秽?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呢?

好在现在大家已明白过来,有了环保意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感。去年我打电话问故乡的老同学:“窝子塘”现在怎么样?他说:治理的力度挺大,挤占的房屋已被拆除,为了还“窝子塘”本来面目,塘水抽干后又进行了清淤,重新栽种了菱和睡莲……并说:放心吧,老同学!下次回来,我们还你一个全新的“窝子塘”。

岁末将至,昔日的“窝子塘”是收获丰收、无私奉献的时候。塘水被柴油抽水机抽干见底后,蚌蟹裸露,鱼虾成堆,又大又肥,惊喜不断。哦,“窝子塘”从来就没有令勤劳的故乡人失望过,没有辜负过故乡泥土的芬芳与深情。

初访西沱,邀请我的虽是市民宗委、市作家协会,但没料到,在西沱迎接我的却是整个夏天。从黄水至西沱,几十里的盘山公路,举目窗外,绿荫透逸,一片盎然。在方斗山屏屏间行驶,不由心生欣欣向荣的气蕴。

贤 士

西沱镇的文化站负责人袁先生把位于云梯街中部“庆仁堂”门推开时,我被悬挂于厅堂墙右侧的一块吸引,匾不大,约六十厘米长、四十厘米宽,中间“干法有光”四个字竖排两行,银色的字体透着冷峻坚韧。目光所及的瞬间,我心为之一震。肃立良久,细询原由,一位巴渝名贤向我走来,让我也走进了他的壮举里。

一九二八年十月,重庆卫戍司令部逮捕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张秀熟、团省委书记蔡铭钊、团县委书记池望秋等二十三人。内定以“农民暴动组织者”的罪名对这些共产党人处以极刑。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四日,身为律师同盟会员的熊福田挺身而出,免费出庭为张秀熟等二十三人做无罪辩护。他是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系的高才生。引经据典,播法理于广庭;陈词铿锵,发宏论于觚筹。一洗被捕共产党人的冤罪,使得法庭不得不宣布张秀熟等人无罪。熊先生的义举,是士者一腔情怀的担当。纵观历史,每逢乱世礼崩乐坏,总有挺身而出代表“正义”的人,熊先生以正气凛然的道德坚守和刚正不阿的独立人格,为国家挽末世之颓风,给桑梓树千秋之懿行。事后,中共四川省委为了表达敬意,特赠送刻有“干法有光”的银匾给他。从此,熊福田“红色大律师”之名誉满巴蜀。

一九四五年夏,国民党部胡宗海策划秘密抓捕石柱县的十几名中共地下党人士和革命青年,抓捕名单呈报给时任县长的熊福田,他一边巧妙斡旋,拖延不办,一边暗中将消息透露给中共地下党组织,再一次使中共党员和革命青年免遭杀害。当年六月,熊先生毅然辞去国民党石柱县县长职务,回到西界沱“云梯街”家里,将自己的“南宾垦殖社”与地下党开办的“和成商号”合并经营,出任总经理,为中共地下工作提供帮助,以商贾身份掩护地下党……袁先生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着熊福田先生的事迹。我感慨地说:“他不仅是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实质就是一个地道的地下党呀!”

从展示的图片知悉,熊先生的次子熊丸是留学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医学博士,医术高超。他担任蒋介石一家私人医生从医生达四十余年,授衔中将。一九四七年九月,备受蒋介石信任的熊丸专程回西沱接父亲飞往台湾,先生毅然拒绝并告诫儿子:“人各有志,好自为之。”我敬瞻墙上熊先生的照片,五官端正的眉宇间透着仁慈和善,正符合“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的古誉。有哲人说,仁慈就是两个字:放和爱。放下怨恨,宽厚待人,达观处世;放下名利,抛弃浮华,从容淡定;心中有爱,悲天悯人,善待苍生。仁慈是世界上最温暖最动人的情怀,像沙漠中的绿洲,像夜航中的灯塔,像暗夜里的星辰,总能给人带来无限的温暖和希冀。熊先生一生行状,真不愧是怀抱仁慈的贤士。

让我心酸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熊福田先生因为历史及儿子在台湾的原因,遭遇了极不公平的待遇,但他都淡然应对,始终坚持用祖传的医术悬壶济世,在一九六五年含冤离世。一九八五年,熊福田冤案平反。时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张秀熟在谈及熊先生晚年的遭遇时,八十多岁的老人情不自禁地热泪长淌,呜咽地说:“我们对不起这位朋友!”

置身在“庆仁堂”,环顾墙上先生的帧帧遗照,仿佛这墙上高尚的、睿智的、威武的魂魄已然附身,默化着我。于是熊福田先生这神圣的“庆仁堂”仍在春风化雨,与西沱古镇千年盐道的历史共耀辉煌,墙上的熊先生无语,而我却领悟了许多。

穿过天井,径直往里走,一眼地下泉水在熊先生故居屋角下汩汩流淌,袁先生打开手机电能,指向泉眼介绍:“这叫‘孝泉’,从未干涸。”在“孝泉”十米远的地方,静静地安卧着熊福田先生和他的夫人,修了简易的墓碑,碑前旧瓦缸种植有荷花一盆。一朵莲花正艳,是不是熊先生正笑脸相迎我这个迟来的后生?墓旁一株碗口粗的柏树青翠挺拔,在骄阳下更是昂扬。我走到熊先生的墓地,双手合掌,虔诚地行了三个鞠躬礼。而对静静躺在黄土下的先贤,肃敬中有怅然,怅然里有些许欣慰。这西沱古镇,似乎与我近了许多许多。仔细想来,个人的辉煌也好,平淡也罢,最后都归于尘土,这个世界上,最终不朽的是我们留给后人的灵魂的东西,我们在别人心中的印象,是我们写在大地的让人敬仰的操守。恰如熊福田先生,他使我在初访西沱时寻觅到了这古镇的灵魂!我思忖着,成为直辖市后的大重庆啊,应建一座名贤堂。而熊福田先生应位列于轩敞的名贤堂上,供巴渝的子子孙孙前来瞻仰,引领我们见贤思齐,取法乎上。

在离别西沱的车上,熊先生墓旁的那株柏树在我心中愈显高昂,举目处,长江水无语东流,我翻飞的思绪与远山的银辉相接,回首熊先生一生的事迹,禁不住

怀着虔诚吟诵道:自小经风雨,顽强暗诞生;身披龙袍立,冠戴绿针横;愿把清凉送,勇当允正鸣;一生甘淡泊,勿做峰逢迎。

我回到书房,铺开四尺宣、沐浴净身后,用楷体书写。我下次重访西沱时,一定到熊先生墓前悼念。

盐 道

盐道,是西沱云梯街的灵魂。

我从下盐店举步往上,映入眼帘的是狭长的街道,两边林立着年岁久远的土家木楼建筑。古民居皆临靠石板两旁而建,蜿蜒而上,宽约四米至六米。全部以硬质青石铺设,或以整块原生石打磨而成。游走在这沧桑的石板道上,驻足在连片的松木板建成的房屋中,抬眼望去,屋顶顶亢盘踞路,屋檐飞龙云雾,雕梁画栋,吊脚楼独具风韵……脚下的石板门烁着岁月的光芒。闭上眼睛,古朴沧桑的西沱,即刻变成了船,把我带进了过往的繁华,在天空间漂荡。

袁先生介绍:“云梯街,建于晋代,由一百一十二个平台和一千一百二十四步梯组成,全长二点五公里。江中遥望,宛如云梯,直上云霄,又似龙飞下山,入江遨游,享誉‘万里长江第一街’……”

云梯街是“巴盐销楚”的起点,盐道从西沱出发,石板连着石板,从山脚到山腰,从山腰又遥遥到湖北恩施,直至江汉平原,它将身子弯得柔美,紧贴方斗山、武陵山;它将嗓门压得很低很低,谦逊踏实从不张扬,梯风沐雨,默默承受,这不就是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土、苗儿女的秉性吗!背二哥可是盐道上的精灵。行走在这西沱古老的石板道上,我仿佛看到了一群赤膊的土家汉子,背着锅巴盐,汗流浹背地穿行在烈日之下,或负重于冬日的寒风侵袭之中。我的心仿佛也跟随那一串串脚步声渐行渐远,行走在漫漫盐道,品味着岁月深处的人文古韵。

这千年盐道是民族融合的风景画。坎坎坷坷的盐道,是绝境中的求生,是无奈中的豪迈。这方斗山、齐岳山的土苗儿女,假若没有盐,他们何以生存?文明何以延绵?何以孕育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盐道像一条延伸文明的血脉栈道,近两千年来,盐道成就了这方土地上的汉、土、苗等各族黎庶的繁衍,才有了瓜果飘香,才有了秀水灵山的壮美,才有了土、苗文化的出类拔萃。

岁月无情,或许会改变很多东西,但行走在这沱千年盐道的沉沉石板上,会感到先辈们的毅力、智慧不会消逝。这盐道,是一本意蕴深厚的典籍。它写着历史,凝着血汗;有苦痛,有辛劳,还有拼搏、顽强、希冀、信念。是一代一代人的连接,一代一代爱的倾注,才使得这千年盐道呈现出昨日的风流。擦肩而过的数不清的门店和文物,还有那沉默的汉砖,使人感受到过往的繁华,目光所及的一切显得如此梦幻又似曾相识。

旧时光里的东西,自有一种氛围,让人觉得安宁。在西沱盐道,有许多的事物让人心中缓缓地放慢下来。譬如老房子,譬如旧小说里的场景,譬如一江春水漫漫,旧盐码头沉默不言,譬如台痕上阶绿,古老的黄桷树又发新枝,熊福田先生故居的“孝泉”在日夜流淌。还有那些老人,守着自家天井里的一树桂花和两棵柚子细细地度过时光,轻轻地掠过变迁的岁月……

近些年走了些地方,结识了些朋友,我发现出生在山里的,大多比较谦逊。即使内里浪漫疏朗,还有偶尔的狂傲不羁,也以谦逊作底子。这似乎代表了一种文明:山野文明。它跟海洋文明有别。彼此无高下之分,只呈现了各自的生活姿态。从生命形态上讲,登山渡水,都可成就丰盈,也可拣选好汉。很可能,山野文明最终会让位于海洋文明,但山依然在那里。就像这方斗山下的云梯街,不以象征,而是以实体存在,它不召唤,更不蛊惑,只是静静地守候,慈悲地接纳和安放那些疲惫的灵魂。方斗山,虽不在中华名山之列,虽算不上人文气象恢宏的名山,群峰簇拥,神秀独钟,它孕育了千年盐道,千年盐道提供了汉、土、苗为主的各族人民的和平交流的场景。就像一座纪念馆,鬼斧神工,浸润黎民,本身就是大美的存在。

在夏日的阳光下,时光快速飞转,一切又变得那么安静。旅行,需要安静孤独的心灵和不停歇的脚步,我喜欢这一份适时的孤独,独自照见,独自思考。一如来到这西沱,行走在这云梯街陡峭的石梯上,任思绪翱翔。世间最好的旅行不是观光,而是在路上邂逅内心期许的风景……西沱盐道,每当念起你的名字,似是故人来。

于是,我将一首《西沱之什》的小诗留给了西沱文化袁先生——一个憨厚朴实的土家汉子:

晋代的晨曦/宋明的月华/已成为你的记忆/青石板 古木墙/空寥的街巷/寻一声盐帮的吆喝/听风从吊脚楼的墙缝/刮出历史的喧哗/我踩着祖辈的足印/穿越时空/拥挤在这云梯石道/岁月抚平了沧桑/岁月抚平了兴盛/远了“盐道号子”/淡了爱恨惆怅/我在历史中游走/不小心/又成了一个过客。

灯下漫笔